



04956

御製致變之源說恭跋

昔帝堯命舜之辭僅數言耳而兢兢於四海困窮蓋聖人憂民之大誠莫有過於此者

皇上以一亂民之故推而及於民窮官困而思亟變之天下幸甚臣惟財貨之在天下此禍則彼贏必有所專聚而後衆匱此其恒也則嘗以是考之

國家損上益下大府無溢羨之藏而如往代之權臣外戚強藩宦官傾天下之財而擁之者又皆蔑有則財貨之散於下宜莫如今日而官與民皆若有不足之患者此何以故蓋天下物之輕重皆權於幣幣重則有餘幣

密齋文集

輕則不足自有明至於我

朝皆以銀與錢二品爲幣相權而行凡下之所輸上之所子粟不及十之一餘皆銀也然則上與下所謂有餘不足者皆幣爲之而已矣臣伏觀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之初民間百物之估按之於今大率一益而三是今之幣輕已甚矣而官之俸兵之餉所得者幣耳民間如富商巨賈皆操幣以逐利者也紳士吏胥僧道役夫奴僕皆以幣爲衣食者也惟百工與農需幣者少而亦不能以闕幣輕則用繁天下無三倍於昔之幣而有三倍於昔之用官吏庶民俱汲汲以患不足者直是故耳而取

民之制如賦稅之入不能以其幣輕而益之至於國帑歲下雖循常則而有司錫蹶則必他有侵冒以爲取償而如河工料價軍需口糧之屬已不能不溢於例矣然則幣輕而不足於用其病於國又必然之勢也夫幣者上之所制以馭天下之富然而其輕其重常轉移於下而上不能與之爭蓋古有以幣輕而更之者龜貝鹿皮大錢五十當百之屬是也古有以幣不足於用而益之者鈔是也然而數更幣則民不信不信則不行驟益幣則百物騰貴而幣愈不重然則欲其幣重而足於用是當求諸民矣蓋民多務本則幣日重民多逐末則幣日輕此自然之勢也夫粟菽布帛者齊氏衣食之所資也民貧而至於凍餒皆貧於粟菽布帛而不貧於他然而賤粟菽而貴珍錯賤布帛而貴文繡於是百人致之以給一人之食百人作之以供一人之衣而此百人者卽其舍本而逐末者也故奢儉者貧富之大源也誠使工無作淫巧商無致罕異驅遊惰之民而返之南畝令粟菽布帛之積所在充牣如是久之則畜物之估當無不平者而幣重矣歷觀前史當一代盛時其幣必重繼乃日患其輕則盈虛消息之理可見於此矣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以天下運會之所趨而還淳返樸與民更始

非夫
聖人之恃而奚恃乎

密齋文集

聖人文書而後世

夫

心志未定則其言不固言不固則其行不立行不立則其德不修德不修則其教不化教不化則民不歸民不歸則天下不治

古之教者明於人倫而已人之有倫貴賤所同故士大夫之與小民無異教也然而士大夫之於教必其知之無不明而後行之無不當若小民者導其所當爲禁其所不當爲而已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士大夫者小民之標準也彼其於教必先躬行而實踐之而後可以教於民孟子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教之不能驟責諸民也審矣夫古之爲善者無所爲而爲者也曰此以盡吾事而已今之爲善者不然雜取釋老之說一歸於因果利益其勸於善則曰是可以種我

密齋文集

福也其戒於惡曰是將以削我祿也盖方其拳拳爲善之時而已不勝其汲汲求利之念士大夫學術一歧至於陷溺其心而不自知其流及於小民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邪教之惑人亦然昔韓愈之闢異端其言曰甚矣人之好怪也歐陽修則曰甚矣人之好善也臣竊以修之說爲近似盖人之惑於邪教者大率以爲此善事也彼盖習聞夫因果利益之說蔽錮於胸中不知其何者之爲善而惟福之求而邪教者乘其惑而誘之則翕然從之矣夫小民希福亦其嗜利之常耳然而因貪而懵因懵而妄羣妄人相聚而處於是有巨奸者煽而脅之

則不幸而陷於大惡矣方今邪教所在多有
大率皆起於前明之世其黨多者千計少亦百計
誅之不勝其誅屏之遠方不勝其屏

明詔許其自悔誠

至仁之德也臣愚以爲悔者釋之不悔者亦當策所以治之蓋邪教所聚必有其魁誅之屏之惟魁之除則其黨亦必知所悔而自返是故自悔者悟而悔者也治而使之悔者畏而悔者也旣悔矣則邪教者齊民也亦姑置之再聚則再求其魁而治之如是而已王制曰執左道者殺蓋左道之作衆必惑之誅其執左道者衆乃解

密齋文集

矣此法之善也昔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而不及其徒亦治左道之法乎若夫脩明教化使士大夫曉然於儒墨之分義利之辨出其至性至情以實而致諸倫常之地使衆知倫外無教則邪教熄矣此尤善之善也

臣等竊思此法之善也昔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而不及其徒亦治左道之法乎若夫脩明教化使士大夫曉然於儒墨之分義利之辨出其至性至情以實而致諸倫常之地使衆知倫外無教則邪教熄矣此尤善之善也

御製行實政論恭跋

能行實政其忠乎忠者一於爲國而不亟於求
上之知其所以急於公者如急於己一政而便於民其
行之恐不及也一政而不便於民其去之恐不速也不
以避疑諉而易其是非之公不以處踈遜而違其夙夜
之志故其於政也籌之至審而不爲旦夕之謀行之務
當而不揣而隨文從違其辨皆實難乎夫知者

詔旨之合惟力是視不必其事之諒於人惟善之從不
必其謀之出於己若是者謂之實政夫爲臣之道疇不
當忠然而忠之實蓋如此非然者初無寸勞而已爲見

密齋文集

功之地未必加譴而已存巧避之心取容於唯諾而不
以國事爲憂快意於愛憎而不以人才爲惜如斯人者
雖我

皇止日討而訓之尙望其能行實政乎夫政者

上所以治天下之具然而行之以實乃能有功不則文
具而已官無實政民乃不治非細故也夫林清驅黨數
十人輒思逞志於

禁門之內安坐鼓歌捕之如縛豚犬李文成挾其悍賊
西竄偏師一戰遂就燬馮克善突圍糾結冀復倡亂
無有應者變名亡命逮以一卒此三逆者尤爲賊之所

附而皆不旋踵誅之正如蜂蠆蠹人殺之曾不舉手蓋
不過鄉里無賴之徒得其治則帖然爲民不得其治則
逞而爲賊然則實政之所關誠鉅矣

皇上震動恪恭以一日之警而隱然深萬世之憂求賢
納諫

勅中外諸臣改慮易志以翼維新夫盛衰治亂之機相
爲倚伏九州晏安而異事忽生於肘掖

一人寅畏而

天心早應以風雷轉移之間可謂至提古訓有之戰戰
慄慄口慎一日誠是故也臣伏願

密齋文集

皇上持之以久推之以廣而尤深觀於邪正誠僞之間
俾賢材奮興庶官庶事無不成理將見教化日隆風俗
日茂而何一民之不格哉

御製甄別賢愚以澄吏治論恭跋

自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皆以賢才爲急賢才衆多各當其任則政無不理而民被其福矣故知人則哲堯舜猶難之誠以天下之繫乎此也夫天之降材今古不異然而今常患其不逮乎古者則皆學爲之也古之學者養其性情之正而觀於事物之通始於修己終於治人今之學者不然其志不豎其力不專五經四子之書特以干祿其以考身心察事理者鮮矣故及其仕而茫然無所握持苟富貴而已

皇上洞悉天下之故

密齋文集

論曰吏治之壞皆自不學來也聖矣乎千古治法之要誠一言蔽之矣臣竊觀古之人未有不學而仕者子路以子羔爲宰而孔子以爲賊之鄭罕虎將欲官尹何子產曰若果如此必有所害蓋異之政者必斬有以任之苟不究其能否乎是而一以姑息爲務皆所謂賊害之者也夫民之難治甚矣而皆根於無教誠不以民之愚賤而忽置之教民勤儉則可以足衣食教民禮義則可以省獄訟教民孝弟忠信則可以使之尊君親上固結而不可解然則天下有不教之民豈有不可治之民哉夫官者以教民爲其責者也然而民之有

不教者曷以故亦不學之咎耳故學而仕則可以治民
而不學者反是此自然之效也夫正其本萬事理人材
者政之本也學者人材之本也若夫道德爲先文藝次
之此又學之本也歟

密齋文集



此又學之本也

不學之咎耳故學而仕則可以治民

而不學者反是此自然之效也夫正其本萬事理人材

者政之本也學者人材之本也若夫道德爲先文藝次

御製

皇考聖德神功全韻詩恭跋

御製

皇考聖德神功全韻詩凡一百有七篇蓋今韻上下平爲部三十上與平應去以平之佳部析爲泰卦二部平之庚青二部合爲敬部餘與平應爲部亦皆三十入於平之支微以下七部蕭肴以下五部尤一部皆無其聲餘則與平應爲部十有七凡四聲部一百有七而天下之聲備矣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皇上以

密齋文集

高宗純皇帝聖德神功之備必極天下之聲臚列篇什以長言而永歎而後乃可述焉故

詩之卒章有云

武功全全韻敬檢押其以此也

臣

謹按唐臣孔穎達毛

詩正義序曰詩者論功頌德之歌蓋詩之爲體不可方

物而原其始則必本諸天性以發爲至情故夫仁孝感

思不忘源本者乃其抒於詠歌之所自詩之正必於是

乎在大雅文王之什說者以爲摠隆盛之時而推序天

命上述先美皆國之大事故爲正雅周頌三十一篇說

者亦以爲大率感今德澤上述祖父夫雅頌詩之極軌
蓋嘗用以被於廟朝之樂而其大旨不越乎此然則孔
氏敘引全詩姑畧乎其餘而特概之以論功頌德其亦
深於詩者歟臣伏見

高宗純皇帝功德之盛天地同其燾載日月並其照臨
天下臣民蓋無不身所被而目所睹然使操觚之士效
其蠡管之識則雖殫精竭思誠有不能仰繪
聖神於萬一者蓋非道德之有其本卽文詞亦無以爲
皇上善繼善述於

密齋文集

高宗純皇帝心法治法無不體諸

躬行舉而措諸薄海內外夫惟蹈之是以知之而其知
之也深則其言之也審然則此一十有七篇之無以爲
詩非特備韻之全而萌芽
聖性探詩本原以論
功頌
德卽以爲備四始六義之全可矣且

聖
聖繼承我

皇上大孝之慕以同揆於先後者具見乎此又卽以爲

備

帝德

皇功之全其亦可矣

密齋文集

皇文全其亦可矣

帝德

備

曰以杜姦人情萬變豈能豫操一術焉以爲之禦法令
密矣而人又將遁於法令之外以便其私然則以是爲
治非治也卽以是爲言非言也爲諫官者其亦知所以
言而可哉年月日某恭跋

密齋文集

聖衷淵然思夫... 論曰人... 建國君... 御建... 傳上... 當言... 夫山... 言而... 密齋... 文而... 日以...

御製化民成俗論恭跋

臣以禱味備員

禁近伏見

皇上典學高深本諸躬行推而及於民物其與堯舜三代所以治天下者無異術也然而閭閻之間猶有邪慝賊亂之民冒於刑辟者至仁怵惕皆將出諸陷溺而示諸康莊

聖衷淵然思夫化民成俗之要

論曰人性本善惟學能導之善至哉言乎臣竊惟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人皆有五常之性以行於人倫

密齋文集

之間而各得其所然或蔽於習而不能自振學也者因其人之所固有以順而致之而又優游以俟其自得故其入之也深而循而服焉既久而不能去民之所以化俗之所以成其以此也自學術既歧諸子百氏各以其說爲教而正學曰蕪其以儒爲業者又率舍本而驚於末或溺於支詞或泥於訓詁而事物之理益晦更或以文干進因時俯仰特以學爲利祿之階蓋雖世之號爲士者其果能有得於聖賢垂訓之旨以克治其身心者亦鮮矣而將以責之齊民不亦難乎臣嘗伏而思之蓋古之所謂學者學其德也今之所謂學者學其藝也夫

以藝爲學則夫民之秀者差易得矣如以德則雖僮野
稚魯之人苟其有志於是而爲之不已則亦將有得焉
故大學之教逮於庶人天下無一不當學之人非獨士
以上也孔子教弟子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而以餘力學
文然則果無餘力雖不學文可也夫如是則學之道廣
而從事於學者衆四海之內靡然嚮風其民固將日趨
於善而不自知此其爲效益責之長民之吏與教士之
官令各諭其里正約長與諸生之訓其弟子者俾鄉社
之塾皆務以實行爲教而於鄉飲讀法之時復視其成
效而獎勵之而大吏之察其屬者亦必以此爲務爲之

密齋文集

以漸持之以久凡先後膺其任者各期以仰副

上意踵而行之將見山澤市井之夫咸懷士君子之行

而豈有頑梗不率教之民哉

夫善道不自朕此其爲益廣矣夫與鄉士之
以漸持之以久凡先後膺其任者各期以仰副
上意踵而行之將見山澤市井之夫咸懷士君子之行
而豈有頑梗不率教之民哉

御製弭邪教說恭跋

臣聞古之教者凡以明人倫而已其所以修諸身卽其所以喻諸人無異道也故其言也誠而其事易知易行姬周末造文敝而學雜孔孟篤生正教賴以不墜然猶不能遏異端而盡熄焉旣而老氏釋氏之教迭興乃至世之讀儒書者亦相與稱道而崇信之於是此亦一教也彼亦一教也日趨而歧日流而下然而二氏之宗旨大率以清靜寂滅爲歸於世無尤也自其徒遞相述之遂有因果輪迴超度之說其意亦將導入於善以爲非是無以叔而使之信從然其言也妄其事不可以測識

密齋文集

而據依夫焚香讚誦而可以銷諸罪孽施錢供養而可以致諸福祥此黃冠緇衣之徒所倚以爲生而世之人所習聞而弗怪者也於是有姦民者盜竊其術以惑人而攫利而一切邪教由是出焉遠者不可得聞自前明至今其類實繁蓋爬搜撲滅者亦屢矣而旋蔓旋熾入其教者大率野夫市兒婦人豎子蠢愚無識之流觀其所傳之書不過拾僧道之唾餘深可鄙笑而翕然從之者或什或百蓋人之溺於積妄久矣而其事愚昧且行皇上至聖至仁憫其恬於刑辟之不能正原其迫於衣食之所由然

跋蘇文忠公書瑞鵲仙詞

右蘇文忠公書山谷瑞鵲仙詞首尾都一百一十二字失去首二葉以存葉例之計闕廿四字考山谷詞見他所者凡闕環滌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二十三字其存者又羨一者字原作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短長乃與調合意首二葉中亦得羨文一合之爲廿四字也尾二葉鵲字仙字元字月字辛字已字眉字山字書字凡九字筆旁有附益之跡墨深淺隱然可辨知爲俗手覆紙雙鉤不慎墨瀋滲漉所致詞調他所皆作瑞鶴仙其目爲瑞鵲仙者惟見於此按

密齋文集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元祐四年公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七月三日到任表謝今觀此冊署尾歲月正公居臨安時所書蓋公先後凡數書醉翁亭記今見於世者有草書石本又嘗度曲爲醉翁操及見山谷槩栝記文爲詞則又書之亦以見公於平生師友之間拳拳不忘寄諸豪素如此抑廬陵先生之文山谷之詞加以公之妙墨三賢之高風遠韻距今七百餘載猶能近得之几案之間是豈非世之可珍而罕覩者而余獲之得不謂之厚幸也歟

跋何相文所藏唐寅字卷

相文於書畫不甚留意伯虎書殆未之見此卷乃確然
信爲真蹟不知何以識之余生平所見伯虎書無慮數
十種然此實非贗鼎相文之鑑余蓋無以易也昔荀勗
逢趙賈人牛鐸而識其聲卒諧鍾呂人以爲神解相文
於書其亦神解者耶嘉慶丙寅重九前四日同年弟同
文力疾書

密齋文集

文代遺書

其書其本幅較清泠瀟灑而實重此前四日同筆法同
發試買入中幾而識其聲卒諧鍾呂人以爲神解相文
半垂然此實非贗鼎相文之鑑余蓋無以易也昔荀勗
逢趙賈人牛鐸而識其聲卒諧鍾呂人以爲神解相文
於書其亦神解者耶嘉慶丙寅重九前四日同筆法同
文力疾書

書孫氏祖姑節孝詩文卷後

節孝孫氏祖姑有曾孫曰學詩狀節孝之事蹟請於當代之能文者爲之表傳詩歌郵示余京師余卒讀墮淚不已蓋余之生也距祖姑歿之歲已三十有七年今余齒且五十有八矣憶童時聞先君子述祖姑梗概猶歷歷不能忘嗟乎方祖姑失所天計將以身殉之者屢矣其不死也蓋感於其姑之一言以爲使夫有後猶愈於死然而數年之間兩叔皆亡而皆無子於時翁已老矣請於姑爲置側室豈卒意其能育及生子而翁姑相繼以逝一門三殘守方孩之小叔宗人侮之欲毀其室豈

密齋文集

卒意其獲全凡二十年而小叔有子可以繼嗣又二十年而始見其子之成立蓋其茹哀忍痛輾轉於危苦之中其事之難有倍於殉夫以死者矣祖姑余曾大父承德公季女也長於大父中憲公四歲大父甫離襁褓而孤祖姑亦方齠皆曾太母朱太安人是賴曾太母之訓大父嘗曰忠厚愛人無窮達一也他日祖姑亦舉以訓其嗣子蓋聞於母誠然也迄於今兩家後人之蒙其德而延其祚者維均余曾大母享高壽祖姑嗣子就傳其猶及見之竊計夫前後數十年間其繫懷於愛女爲之憂怖悲泣爲之慰藉者不知若何而大父生平急人之

贈光祿大夫招勇將軍阮公神道碑

公諱玉堂字履庭姓阮氏系出陳留明初徙豪傑實江南遂居淮安其後有曰巖者當明之季始遷於揚州之江都及公起武科乃占籍儀徵曾祖考贈武德將軍諱秉謙妣贈恭人厲氏祖考贈招勇將軍諱樞良妣贈淑人蔣氏考封奉政大夫贈招勇將軍累贈榮祿光祿大夫諱時衡妣封宜人晉太淑人贈一品夫人周氏公長身健臂善馳射康熙五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改授三等侍衛戴花翎三年以都司管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十年部議改撫標中軍爲叅

密齋文集

將大將軍岳鍾琪奏留公軍前卽署叅將印務舉軍政卓異明年轉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湖北巡撫德齡復奏留公署撫標中軍如故乾隆元年署興國營叅將尋移署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詔督撫各舉所知之人總督史貽直疏列公名以聞五年橫嶺苗叛橫嶺當城步綏寧兩縣叢山之內連諸苗寨數百里介楚粵先是逆苗粟賢宇以能察銀窖煽動苗衆遂糾合莫宜尚逆苗楊清保殺傷官兵四出劫掠公隨鎮守總兵劉名策督兵進剿賊所在保險而界溪爲諸苗門戶賊悉精銳據出口抗禦尤力公偵探盡得

其地勢率兵薄賊寨槍礮刀矢並進賊奔潰遂破界溪
復進攻八樹寨克之乃次第攻克長安鹽井口客寨飛
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當是時劉名策所率諸軍九谿
兵最精而身先士卒大小十餘戰戰無不克者公之功
爲多會貴州總督張廣泗奉

旨來湖南總制全軍雅知公謀勇令督諸營兵攻南山
賊以木石斷隘口兵不能進公率健卒五百人中夜間
道懸嶺而下撤其木石賊覺來拒公力戰久之隘口兵
大進呼聲沸山谷遂合勢勦殺賊不能拒其餘黨八百
戶退據南嶺已而遂降時各山賊寨亦並破惟橫坡山

密齋文集

梁陡峻攻久不下復奉令督勦公以奇兵由左路奮登
遂入其寨凡俘獲男婦數千人苗寨盡平十三年擢河
南衛輝營叅將尋落職歸十六年

純廟南巡公迎駕高旻寺奏名

上曰是鄂容安所叅者耶明年起廣東羅定協都司二

十一年擢欽州營遊擊卒於官公馭士嚴而有恩所至

有惠政橫嶺之役俘獲生口張廣泗欲盡戮以絕反側

公設方便活之無算識者曰阮氏其必有興者乎公初

封招勇將軍後以孫官累贈榮祿光祿大夫配汪氏繼

配江氏皆封淑人贈一品夫人子四人承德承義承仁

承信女三人孫三人兆麟元亨元乾隆五十四年進士
累官至浙江巡撫公好文史工賦詩所著有珠湖草堂
詩集三卷琢菴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銘曰

桓桓將軍虓國虎臣昇師一旅遂靖爾楚業業橫嶺谿
頑箐獷桀苗我賊孰霆而殛辱苗我嬰孰煦而生桓桓
將軍實威且仁天錫爾世歲昌月熾雷塘之陰鬱鬱森
森厥功不滅視此隧石

密齋文集

卷之四 不為 賦 詞 各 詩 各 名
軍 實 威 且 仁 天 錫 爾 世 歲 昌 月 熾 雷 塘 之 陰 鬱 鬱 森
森 厥 功 不 滅 視 此 隧 石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廣西巡撫謝公神道碑

嘉慶七年六月乙丑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謝公卒於官以明年十二月口口葬於新建之桃花鄉其子學崇狀公之行事來告謂余故公之賓客公疇昔嘗亟道余文是宜有述於墓隨之碑余瞿然久之弗敢任既又念公生平文章政術與夫出處大節皆能自流耀於後何余文之藉或者惟信惟謹以著其實而無私焉儻亦公之所許乎公諱啓昆字蘊山江西南康人也曾祖諱茂偉妣黎氏祖端安訓導諱希安妣郭氏葉氏考諱恩薦妣王氏三代皆

密齋文集

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乾隆二十六年進士以庶吉士習國書散館授翰林院編修與修國史三十五年爲正考官河南明年會試爲同考官分教習庶吉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京察一等記名出知鎮江府尋移知揚州府坐鞠逆書案不時決落職被逮旣而釋之復知寧國府公爲郡所至有惠愛旣脫於累復官矢盡職以報故尤振厲於治翦滌叢弊吏相戒毋犯所部肅然逾年以憂去其民思之爲生祠以祀焉公旣歸久之以先在鎮江日有案被議降三級乃由吏部引見得旨以原官發江南旣至遷江南河庫道大計舉卓異疏

未上遷按察使浙江初公自寧園歸凡十年不出既出方以一郡守望吏議比

賜對遂予開復未幾而再轉階先後皆以

特旨由是知

高宗方嚮用公矣公爲浙江按察使期歲以乾隆六十年遷布政使山西其明年復以布政使移浙江嘉慶四年

天子始親政遂以公巡撫廣西公爲人外剛內和遇物多所矜恕尤禮於士夷然樂聞其謀議及臨事果斷不爲勢屈僚吏憚其威重令出必行然能洞悉利弊其施

密齋文集

爲尤審於機要故政嚴而不苛事易集而人被其利河庫轄葦蕩營二船務營一歲儲薪於工先是額運常闕公曰運不繼是棄薪於蕩也莫若俾船兵有所利且自爲運乃白總河諸正運外致餘薪者官爲收買以濟工自是致薪日多工以不匱浙西州縣擇農民之殷實者當地保畧一人曰殷戶充是役者州縣之胥隸皆得躡藉而魚肉焉徵錢糧於其畧有逋者則責殷戶比一歲更替家輒破於是有賣田鬻宅以求免者浙東曰庄長當以生監之殷實者其變與浙西等公曰弊有大於是乎或慮禁之於徵賦不便公曰賦有積欠大率官吏之

欺隱耳欠在民不難徵也且浙有殷戶舊矣何以不能無積欠卒禁之浙民至今利賴焉時天下倉庫所在多有虧空公在山西諸州縣之虧空者相望公曰是未久其人故皆在卽治之此其時也蓋治之數月而一金一粟無虛者已而至浙江公曰此不能以山西之治治也乃悉與州縣約絕饋遺罷宴會撤厨傳減輿隸而以時責其餘力以効於公居三年浙江卒免於虧空之患州縣相慶曰是吾公生我也方是時福建清查案起坐殊死甚衆其他諸彌補者或號爲設法實則縱州縣之科歛於下或且蒙其數入民欠會

密齋文集

朝廷赦數下遂以邀免顧獨不侵官不擾民所至遲速皆有成效莫如公

天子固知之及公在廣西有

詔使陳從容彌補虧空之法公草奏數千言大略謂諸省倉庫積弊已久大吏不早爲理卽今虧空之員大半死亾罪廢職倉庫者旣非本人卽彌補難立效且緩之則吏緣爲奸急之則民先其累立法尤匪易是不必率定章程亦不必程功旦夕惟在責成大吏革除陋規清其源倡行節儉絕其流講求愛民之術培元氣獎擢廉正之吏勵官常如此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竊揣不十

年倉庫必完固也奏入
天子以爲然廣西接壤交趾時安南國王阮光纘招納
海上叛亡有異志農耐方與搆近小鎮安之保樂州亦
與阮氏相侵奪兵連歲不解公督率將吏守關監察逋
逃邊氓宴然蓋公卒之明年農耐遂并安南有其地受
冊命於朝是爲越南國王廣西設土司四十有六爲粵
屏蔽旣襲以世相習爲華侈急則數稱貸奸民乘以重
利剝削日就匱乏公至諭各屬導以節儉申以禁約久
之遂化其俗桂林陡河其源出於海陽山東流爲湘西
流爲灘是爲楚粵黔滇之要津故隄歲久且圯水驟至

密齋文集卷

則侵民田河轉涸公始爲竹篾囊石以實隄復民田數
萬頃舟行不滯商民便之名曰謝公隄直夏旱公爲步
禱於壇中暘數日卒

上聞軫悼爲下詔褒美其政績給其家治喪銀三千兩
諭祭葬公生於乾隆二年八月口口享年六十有六配
李氏劉氏皆封夫人先公卒子男四人學增主事未選
卒學崇嘉慶七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學炯學培皆同
知候選女六人孫二人振晉廕生振桂幼公所著有西
魏書二十四卷補經義考五十卷初鎮洋畢沅嘗作史
籍考未竟而卒公續成之爲口口卷家居日修南昌府

志爲口口卷官河庫以雍正以來河工案牘多闕乃蒐錄爲南河成案口口卷官廣西纂廣西通志二百八十八卷又作粵西金石略十五卷其他文章爲樹經堂文集四卷詩集二十卷館閣詩賦二卷詠史詩八卷蓋公生平尤愛爲詩年且六十而詩益進云銘曰

謝於南康肇明中葉克大自公載光沈德有犖其行有斐其文秉政不撓曰猛而溫民懷吏惕治財其餘殞我勞臣

帝曰惜歟悠悠蘇潭公樂其豎奉公於藏未百里所維石桓桓銘茲墓門子孫其承于祀公存

密齋文集卷

山東道監察御史徐君神道碑

君諱寅亮字直生江南甘泉人嘉慶己未
上始親政飭治庶務是歲新進士分部者八十人蓋先
後未有此也於是兵部得十人君與余皆與焉職方主
天下軍政及議功議過議卹之事尤劇於治君居是司
勾稽繁曠必一一準於事理以適寬嚴之中吏不能有
所上下出入凡前後來長部者咸倚以治及君轉武選
員外郎車駕郎中仍屬以坐辦職方司事兵部之設坐
辦司官自君始辛酉夏京師大水永定河異漲隄潰水
漫及南苑

密齋文集

詔侍郎那彥寶塞之明年河決殤山那公復奉

命馳視皆以君行先後多所指畫青海蒙古部二十九
居西寧邊外介河南北與生番接時蒙古孱甚數爲生
番侵盜癸酉春蒙古內訌請春親前以次及等轉知
上使侍郎貢楚克扎布馳往治之貢公雅知君奏以從
既至君審度形勢偵察番情案既定復條列善後數事
皆中窾要迨反
命貢公語人曰是行也吾益知徐公能蓋君先從貢公
按土默特獄繼是復按察哈爾獄一以委君及奏上皆
當於情人以是多君能折獄云君以丙寅春擢山東道

御史越三年乃告歸封事凡三上一爲西寧邊務卽君
前此出邊時計畫所未盡施者其二皆禦河之策也蓋
君嘗謂言官不可以緘默然非固知之而可試行之又
其事之裨於國者卽不當瑣瑣以陳故君所言皆其平
居所講求能熟知其利害所在而行之必有效者非苟
於言而已也其論治河大要謂河強淮弱洪澤湖不蓄
則清水無以敵黃而常有倒灌之虞是在高堰足恃而
五壩不妄洩測之湖常高於河則清水自挾黃以東趨
海口且日暢高堰者全河之巨障碎石坦坡者高堰之
外衛故其言尤反覆致意於此君性剛直意所否不苟

密齋文集

同然無激詞無矜氣余疾惡尤甚一日與同官某議事
面斥辱之君語余曰某箇人也將自爲戮與共事持以
理可也子胡務勝之且饋鄒之鋒弗可輕用子其戒焉
余服膺至今君歸之明年某果以賊抵於法又以歎君
之先見也君故居在召伯埭慮水患未已辛未春卜宅
於浙之嘉興旣定遷而君卒癸酉冬歸葬於南埭法華
堂之原嗣子玉華以狀屬余以外碑君兄中書君曰元
方復郵書督之余自通籍與君交十餘年相勗以志行
無逾君者又凡君才與識所見於當官者亦惟余知之
爲能真且悉而嘗惜其試之止於此也乃叙而繫之銘

其生卒年月日世系子姓修謹於家任卹於鄉者已見
於朱翰林士彥幽堂之誌故不復具銘曰
慨然所懷副是腹十年仕不盡其學吁嗟偉人此焉託

密齋文集



神想而對備最艱十年仕不盡其學吁嗟偉人此焉託
其生卒年月日世系子姓修謹於家任卹於鄉者已見
於朱翰林士彥幽堂之誌故不復具銘曰

吳南泉先生墓表

先生姓吳諱克諧字夔菴世居石門之洲泉自明以來
爲著姓高祖王當明之季舉於鄉甲申後屏居浚齒其
支遂沈晦父羽采公諱鳳苞長者家屢空母姚孺人飭
諸子使服田先生方幼旦出從兄操作迨罷歸則力學
宗人湘佩者跼弛不羈於人少許可爲先生尊屬嘗與
先生語歎曰是吾宗異人先生讀書不事章句慨然以
經世之畧自負旣傷於貧則客遊四方備筆墨中歲稍
自振嘗居京師所與交多豪俊先生眉目踈朗談論颯
發其料事嘗取決於數變之前已而不爽人莫能測其

密齋文集

蘊然久之無所遇及再至京師其友爲列籍得階府經
歷非其所樂終棄不就乃築室南泉之上藏書數千卷
旁植花果置亭偃仰其中諸公慕其名爭招致先生擇
所與非氣類不應晚益倦遊惟南康謝中丞啟昆交莫
逆數數強與俱及中丞歿於桂林遂歸不復出先生性
豪邁膽智絕人嘗自粵涉海歸夜半颶風作舟人震慄
先生坦然無所怖又嘗單騎冒風雪盡十晝夜馳三千
里以趨友之急謝中丞之守揚州以東臺書案不時決
逮詔獄先生屬憂居間難馳赴方是時江寧藩司陶
易與其客陸某以黨逆皆殊死中丞用先生策事得白

世尤以是稱之先生兄三人其一出繼弟一人先生外出歸輒罄橐金畀其兄以奉養身無私蓄及父母歿亦恒與兄弟均所有焉配張孺人同邑庠生運青公諱宏發之女賢明有婦則凡先生所篤於門內者皆視之爲固然順行無間故先生數遠遊而心用以爲安卒以嘉慶辛酉年十月年五十有八後十有一年以壬申六月先生卒年七十有八合塋於村南羽采公兆之西子男二人廷鈞太學生廷鏞乾隆乙卯舉人女三人一卽同文繼室一許字吳縣范檢討來宗子貢生華一適桐鄉中書科中書曹椿孫男四人曰麟曰宏聲曰景濂曰東

密齋文集

澗曰保豫曰豐琪
文獻
人我
夫幸
幸而
國然
文費
與最
出龍
即大

公諱敬身字祀懷其先直隸涿州人後世遷浙江遂著籍仁和公以乾隆二十四年舉於鄉尋考充咸安宮教習歲滿以知縣用三十四年成進士改官內閣中書是歲公弟禔身亦以中正榜官中書每直或休沐歸必借出入省中號曰二龔公以矜愨禔身以精敏並稱於時焉轉宗人府主事兼纂修玉牒官歷吏部考功員外郎禮部精膳郎中舉御史記名尋以郎中俸滿除雲南楚雄府知府五十二年大計卓異擢迤南兵備道父喪去官以嘉慶五年九月庚辰卒于家公居官所至輒盡職

密齋文集

臨事毅然持可否於大僚無所屈節然廉簡不爲煩苛內辨而外寬吏屬無以窺其際楚雄向設例價出民間夫馬給官使令名曰官夫官馬後雖賓客厮隸以私出率冒用甚者輒不給價又曰直夫數十名馬十餘匹備知府出入儀衛名曰站堂民甚苦之公嘆曰民困矣官又益濫法不可常也且本府自有衙役安用此遂一切準民雇罷官夫馬示禁勒於石滇鹽積引歲深官課不起先是大吏倡議覈民戶析引配給公議曰引不銷鹽價貴耳鹽價貴民便於食私雖禁不爲止故價愈增引銷愈窄莫若汰冗費以縮鹽價私鬻抄所利則易爲禁

民食官必多如是何患額引不暢銷耶按戶給鹽吏雖
察難爲均且民有羨鹽而官強予之則鹽棄物也而責
其償民何以堪旣而大理府屬果以鹽擾民倉卒聚而
譟官弗能禁馳報曰民變省垣大驚督撫勒所部兵候
進止以楚雄鄰郡急檄公視之時府縣官久不出民相
語兵且至衆益洶洶公至屏從者單騎馳入諭之曰爾
曹好百姓奈何作斫頭事余楚雄曩知府也來活汝須
吏兵至悉戮矣民故識公名不意卒至聞公言相顧不
知所爲因環拜泣曰救我救我公乃悉遣散之返報懲
數人因請禁抑配寬下戶其事遂靖順寧厥銅缺額至

密齋文集

累萬公奉檄就勘比至適銅大旺未逾月竟足額遠近
咸異之巡撫譚尚忠歎曰銅無知乃識廉吏孟伯周不
能專美於前矣公聞之笑曰是偶然耳滇銅之出也設
厥于四川之瀘州凡陸運至此貯焉京師所運銅皆取
於厥任丞倅一人爲厥員間令道若府卽稽察至則厥
員者盛供帳厚饋遺以爲常及公與是役秋毫無所受
他日公歸里守杭州者乃昔厥員也數就公執禮甚謹
語人曰曩公正人也其爲人所服如此雍正中張允隨
守楚雄有功於民其去也楚雄民相與祠於郡城東之
迎恩寺公之去也民亦祀焉蓋

國朝百五十年守之尸祝於其土者二人而已曾祖諱
煜祖諱茂城考諱斌皆以公貴先後封贈如公官娶陳
氏封恭人公性至孝年十一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及領
鄉薦北上跪請訓於父翁曰忠孝非兩事只此心耳公
終身服膺焉公以弟視身子麗正爲嗣方視身歿於官
遺孤子女皆幼公撫之有恩及麗正嗣視諸姪無間也
公享年六十六歲子麗正嘉慶元年進士禮部祠祭主
事孫自暹夫人先公卒葬于杭州城之北曰施家村麗
正將以嘉慶七年二月壬寅奉公合窆以書來言曰願
有述同文不獲辭謹卽聞於麗正者以詮次爲之狀俾

密齋文集

夫有道而能文者銘焉

五烈以嘉慶七年二月壬寅奉公合窆以書來言曰願
有述同文不獲辭謹卽聞於麗正者以詮次爲之狀俾
夫有道而能文者銘焉
公性至孝年十一遭母喪哀毀如成人及領鄉薦北上
跪請訓於父翁曰忠孝非兩事只此心耳公終身服膺
焉公以弟視身子麗正爲嗣方視身歿於官遺孤子女
皆幼公撫之有恩及麗正嗣視諸姪無間也公享年
六十六歲子麗正嘉慶元年進士禮部祠祭主事孫自
暹夫人先公卒葬于杭州城之北曰施家村麗正將以
嘉慶七年二月壬寅奉公合窆以書來言曰願有述同
文不獲辭謹卽聞於麗正者以詮次爲之狀俾夫有道
而能文者銘焉

伯母汪宜人家傳

初吾邑之稱家法者曰汪與程汪自歛程自休寧皆徽產而入邑籍故兩姓世爲婚宜人東城兵馬司指揮文柏之女孫訓導兆鼈之女也年十七歸我伯父雪門公雪門公之卒宜人年二十有一所生惟一女屬有身及免亦女也宜人撫嗣子嫁孤女閨門之內動必以禮越六十有二年乃卒齒尊而行高以是汪程兩姓女婦之以節著者必舉宜人爲法云宜人先立嗣曰拱容伯父萊山公子也年十四以痘殤於是余兄拱宇以先君子命爲嗣宜人爲延名師課之學拱宇稍壯喜交遊宜人

密齋文集

厚資之俾結納當世賢豪名士故拱宇爲諸生已有聲及遊京師以慷慨有氣節稱於士大夫宜人教也拱宇旣困躓不得志以鹽運司知事發兩淮試用頃之乞養歸宜人長女適江寧府經歷汪鎬次女適翰林院編修徐天柱拱宇歸之歲宜人長女已前卒後數年拱宇暨兩壻相繼皆卒宜人顧門戶日凋替子女多故恒鬱鬱不樂至是長孫世森亦病疫短折宜人嗒然嘆曰嗟乎天何使余壽而余數見此事也蓋居數月而宜人竟疾不起宜人性端重讀書明大義母孫孺人賢宜人與妹皆習母訓妹後適費氏以畫名海內著有詩集世所

吳魯也傳

乾隆中秀水爲古文者二人曰吳魯也曰朱載坤載坤名振成竹垞先生之從孫也負狂名睥睨一切特推服魯也嘗讀魯也文歎曰么麼載坤首至地矣魯也爲文於劇國朝作者獨喜計甫草於明尤服膺歸熙甫其言曰由熙甫之文上而泝之金元唐宋又上而泝之秦漢可以審古學所從來而得爲文之次第阡陌故其文不務爲瑰奇怳惚曼衍支離之說釘釘襍積之學而獨粹然爲儒者之言一出以繩墨準尺理分義析體堅而思精夫世之學者謂苟足以取科名弋利祿則已耳魯也

密齋文集

一諸生匿里巷奮然爲人所莫爲亦旣無所得矣尤復爲之專而嗜之篤卒至窮餓槁死而不悔豈不誠卓卓有志於立言者哉魯也名紹曾其父某爲諸生著有愚亭集其曾祖源起康熙中官禮科給事中數言事嘗疏薦陸清獻公者也高祖鑄爲明廣信推官嘗與紹興推官陳子龍破賊九爪龍千里眼等於獅子峯宏光立召爲禮部祠祭司主事暨江南平遂隱不仕魯也年十六七父遊楚豫間卽爲童子師養其母其後家益貧授徒無虛歲至於死死時年三十八性伉直生平不妄交接人其所與遊必竭心意語其徒輒曰樸誠爲行遠之道

可以治身可以經世觀其志似非無意於世者而惜乎其無所遇以死也有子某亦諸生早卒婦某不食七日死無子魯也竟無後其婿沈磐穀爲之葬而藏其文於家初魯也數嫁文於人取其酬載坤過之曰魯也良苦終日立牀頭捉佩刀耶尋積若干金葬其親後有請者卒不應載坤問之歎曰吾固疑魯也非肯攫諛墓金者蓋載坤後魯也卒三十餘年亦終於諸生

程同文曰余友沈磐穀數爲余言其婦翁翁有弟早死他日翁館於某氏市人也與翁約子弟學者一人從翁則舍其子而挈其猶子翁雖困歲宴攜金歸輒斷爲二

密齋文集

以其一畀其弟之嫠焉斯可以得魯也之爲人矣磐穀所藏魯也文猶其手稿云與魯約子弟學者一人從魯則舍其子而挈其猶子翁雖困歲宴攜金歸輒斷爲二蓋魯此翁魯也卒三十餘年亦終於諸生

卒不顯葬卹問之族曰吾固疑魯也非肯攫諛墓金者終日立牀頭捉佩刀耶尋積若干金葬其親後有請者卒不應載坤問之歎曰吾固疑魯也非肯攫諛墓金者蓋載坤後魯也卒三十餘年亦終於諸生

其婿魯也數嫁文於人取其酬載坤過之曰魯也良苦終日立牀頭捉佩刀耶尋積若干金葬其親後有請者卒不應載坤問之歎曰吾固疑魯也非肯攫諛墓金者蓋載坤後魯也卒三十餘年亦終於諸生

其婿魯也數嫁文於人取其酬載坤過之曰魯也良苦終日立牀頭捉佩刀耶尋積若干金葬其親後有請者卒不應載坤問之歎曰吾固疑魯也非肯攫諛墓金者蓋載坤後魯也卒三十餘年亦終於諸生

葉貞女傳

葉貞女湖北漢陽人吾友雲素之季女家人呼曰三姑
生八歲許字雲夢許氏子承熙無何承熙歿三姑未知
也又二年乃知之志甚戚久之將議姻他氏三姑聞之
悲不食父母憐之爲之輟欲俟其間議之他日復然卒
未能奪其意其卒以嘉慶辛未三月十有七日年二十
有七矣疾將革請於父母曰歸兒骨許氏旣而目不瞑
雲素撫之曰吾從若志乃遂瞑蓋雲素嘗執古禮謂女
子在室而婿死而終身不嫁者非禮也又數舉明歸熙
甫氏貞女論而慙之三姑固習聞其說矣故非至疾不
起不以請旣死而乃眷眷以邀其父之閉以成其志也
可悲已

密齋文集

張不食父母憐之爲之輟欲俟其間議之他日復然卒
未能奪其意其卒以嘉慶辛未三月十有七日年二十
有七矣疾將革請於父母曰歸兒骨許氏旣而目不瞑
雲素撫之曰吾從若志乃遂瞑蓋雲素嘗執古禮謂女
子在室而婿死而終身不嫁者非禮也又數舉明歸熙
甫氏貞女論而慙之三姑固習聞其說矣故非至疾不
起不以請旣死而乃眷眷以邀其父之閉以成其志也
可悲已

亡妻吳氏哀詞

繼妻吳氏以嘉慶乙亥七月晦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歸於程二十有五年矣妻名玖字瑟兮吳故石門著族父南泉先生抱經世才無所用於時以老凡余所以粗識爲政之方及奉職而苟遠於罪戾者亦幸疇昔熟聞先生之教也初先生於他所見余詩異之旣而知余方失耦遂介媒氏願以女爲繼請於余母母以窶辭則曰若知之審矣母語余曰翁媪遠於俗情此女其能爲婦乎是歲余遭嫡母喪明年母遂見背又明年弟富卒余益困先生遣子廷鏞來就余學致米薪無間以故得贖

密齋文集

給乾隆庚戌
車駕東巡狩先生方遊齊招余獻賦
行在所余獲雋乃歸就昏贅居近十年嘉慶己未余成進士觀政兵部乞假歸安先靈窆窆明年北上乃以帑行妻幼慧母授以毛詩論語能通大義在室以事其親旣歸而相余者無鉅細必盡其志來不逮事舅姑祭祀必誠肅余與述吾母節行撫余兄弟艱苦狀輒鳴咽思慕不能已余爲贅婿時竊自創貧無以爲家淹先柩未卜兆不敢卽安數出遊傭筆劄必經歲或間歲乃一返居久者不過旬月妻窺知余意每別強自抑從容治具

無惻容然余知其中心之悲也妻無所出早勸余約妾
先後數人亦無子乃撫從弟拱寅之子元鼎爲子余素
剛急於姬侍多所督過拂志輒遣之妻不能止旣去必
歷時不愉余感其意亦稍稍自艾今在側者雖不愜於
意姑置焉徒以妻故耳性特高潔居京師十餘年視華
侈宴樂之事泊然無所好暇時惟翫悅文史弟孤女嫻
育於余妻愛之如所生閨中間與酬唱爲歡笑尤喜畫
初寫折枝花繼爲山水蘭竹皆出心悟追蹤於古婦人
無此筆也故余雖終歲汨汨簿書塵土中及歸入室意
思清曠亦夷然忘其身心之瘁也余年五十髭鬚半白

密齋文集

今又數年黑者十不二三矣前年左車脫一齒妻謂余
仕宦與壽考兼之者蓋鮮子衰徵見矣退而求息此其
時乎疾旣亟復以爲言且曰精力非昔策所以報
國者其效淺矣歸而天假子年不患無聞過是亦惜哉
嗟乎余才踈識鈍仕無裨於用歸我分也逝者有知終
當不食斯言惟內顧蔑有將何以聞而妻又已矣歸亦
不樂是其爲余計者固未之審然瀕死不遑自恤而諄
諄焉惟懼余年之不永而名之無稱則其纏綿於余之
懷雖死其未已也可哀也矣流涕濡筆爲之詞曰
昔宣聖之甄詩兮弗棄彼女手之所據壹美夫婦行之

克備兮存藝能乎其餘繫之子清且淑兮信表裏之皆
瑜余何脩而遂賓於室兮忽驚逝而莫攬其裾廓然四
顧其靡有在兮子余形之獨居魂儻恍其聞此否兮浩
無垠以歛歛

密齋文集

無狀思婦題
其龍亭在兮子余無之
命余醉醉而樂處於室兮
命余醉醉而樂處於室兮

光祿疏眭胡君哀辭

余年二十餘試於有司始識胡梁園於曹遂與爲友後數年余贅於石門吳氏吳與胡故有姻村居相密邇乃聞梁園諸弟之賢者而知有君又十餘年余觀政兵部則梁園及君先後官京師與余皆備舍宣武門外過從無虛日旣而梁園與余並直禁闥出入必俱尤以志行相許君以梁園故交亦益密余之齒不逮梁園而踰於君余之視梁園一如君之視之而君之視余亦一如其視梁園也君體素羸日居藥裏中守食禁至嚴避寒與暑每旬月不出性無他嗜一室枯坐如頭陀然余嘗謂

密齋文集

長安道上求泊然聲利之外如君者亦鮮矣然君有至性內行甚篤母早寡君生以遺腹事母也孝終母之身未嘗一日離左右母卒毀甚不支過時有戚容一日君與余述少時事及母節行悲不能止余爲怵然乃僕君雖居華腴而能履素處約以自息於寡過之地者其亦有以致之也君以光祿寺主簿行走改署正留寺尋補掌醢當官凡事以備嘗監糶東城踰月其長以爲賢君之疾也梁園方銜是刃是與時適有隙林涖眭密齋以命視學黔中去京師六七千里君有女子子一人鄭宜人出也適甘泉徐生爲吾友春泉季子春泉以中書引

疾歸將其帑以行以故君所親無在側者及疾亟惟宜
人子然相對君料量身後事語宜人逮於織細宜人以
嗣請君曰梁園之教子也有法乞繼必於是乃招余至
見於卧榻屬爲書以與梁園蓋君卒之前一日也已而
梁園報書云弟於兄弟也無期其猶有大功方在籍吾
於弟小功也弟乞吾子弗忍辭然於受產也嫌必繼以
其序將令吾子母弟之妻也終其身於是宜人謀兩繼
之將告於宗而定焉雖非君志然其舉以義則君亦當
用以慰矣明年春宜人以喪歸將發余念君相處之久
且厚及乎疾且革而惟余之親又悲夫天之不修其年

密齋文集

而慳於其嗣也乃爲辭以寫余哀
昔余羈於語之水兮望喬木於北隣識一門之兩賢兮
洵齊美乎厥昆忽春明之相接兮僉無如子之情親是
修行而省慝兮胡天獨鍾若以不辰景方正而傾匿兮
木天闕而芽蘖乎弗存卜繼息而靡有適兮塊弱養之
誰仁竊媿夫生死而交不渝兮結中欵其奚申送歸旒
於潞河之側兮寄余涕於南雲

人子然相對君料量身後事語宜人逮於織細宜人以
嗣請君曰梁園之教子也有法乞繼必於是乃招余至
見於卧榻屬爲書以與梁園蓋君卒之前一日也已而
梁園報書云弟於兄弟也無期其猶有大功方在籍吾
於弟小功也弟乞吾子弗忍辭然於受產也嫌必繼以
其序將令吾子母弟之妻也終其身於是宜人謀兩繼
之將告於宗而定焉雖非君志然其舉以義則君亦當
用以慰矣明年春宜人以喪歸將發余念君相處之久
且厚及乎疾且革而惟余之親又悲夫天之不修其年

張蕙莊哀詞

余旣冠居邑西之鄉貧不能遠出獨與弟以文共學朋儔甚罕而遠春詞翰特出尤爲余兄弟所敬愛遠春有妹爲余從嫂以故歲一再至吾邑余兄弟輒徒步二十餘里入城與遊處甚相得也遠春伯兄悔堂亦工於詩不數能來余他日過雲間始識之而其季弟蕙莊方就傳客至以幼故不相接余未之識也未幾余遭母喪以文以毀卒越數年余遊齊魯間則遇遠春於濟南偕召試泰山下其逆旅者再旬乃別去又十餘年余得京秩遠春計偕北來每相見握手喜甚然隱然以悲者蓋

密齋文集

余適四方居京師所接於天下士多矣而惟遠春早結交於吾弟無恙之日余與弟昔之問學於荒溪草舍間寒餓依依相守者惟遠春及見之此余所以有觸於中而不能自釋者也甲戌孟夏遠春將南歸余趣別寓廬方置冊於案展之則蕙莊遺像也嗟乎此余往時卽其家而未之見者今乃見之於圖蓋俯仰之間忽忽遂三十年蕙莊學已成行已立而不幸其又死矣夫人之愛其弟而樂其賢一也余弟以文遠春故識之是必惜其逝而知余之哀余不識蕙莊而知其賢則其逝也余固知遠春之哀其弟者將無以異於余而余亦自惟其弟

吳又可先生祭文

嘉慶十有一年秋七月同文居京師疫作幸風讀吳又可先生書以其法療之越一月乃瘳謹以九月丙辰治酒果以祭於先生之神曰

生民之灾惟疫爲鉅六氣所疾猶爲易去司厲之祀自先昔王曰儻曰禩以蠲不祥岐俞以來方論蓋闕長沙玉函渺不相涉舉世煩惑未獲折衷殭蠶螢火茫如繫風偉乎先生生明之季上距三皇其歲莫計豁然而悟智與天通千古永夜遂發其蒙並先生生活之以手後先生生活之以口先生有言讀仲景書有如屠龍致力

密齋文集

於虛信惟先生其識斯洞著論垂世實爲世用違而之死從而之生嗟彼世愚猶莫之醒安得其書家置千冊俾氣於人有正無雜繫余小子成法是循施人而效卒效於身景惠巍巍功宜配食私議莫陳位卑非職先生不死長遊世間翩然來止鑿此潔濁來衣備蓋聞吳也

玉尺之穴對楚宮鐘六齋祖吳能飲長安臣謝之師自
酒果以祭效吳生之軀曰

百代生書以其法療之越一月乃瘳謹以九月丙辰治
嘉慶十有一年秋七月同文居京師疫作幸風讀吳又

朱文正公祭文

嗚呼公平嘉慶已未

上宅諒闇是庸元老公來自南

天子聖神四海感涕曰此元老

高宗所畀出入中外餘五十年婦孺識之靡有間然而

誠而一而物斯動赤子之真天民之用

帝曰師傅汝遂相予昔在

高宗實先卜諸公立厥位克厘克慎九鼎大呂惟國之

鎮公秉厥成弗毗弗私大川喬嶽澤物不知

帝在青宮繫公左右是啓是沃弗懈以久爰暨作相無

密齋文集

二厥忱

帝亦鑒茲眷用日深公來於庭其輿其杖皤皤黃髮萬

民所望天不憇遺公平云亡

天子震悼下臨其喪

帝曰師傅弼予以聖凡所陳說罔有不正

帝曰師傅是惟正人其錫之謚曰正與文嗚呼公平惟

公爲學必孔與孟有焯其辭發揮性命惟公言治必虞

與唐近功小利棄如秕糠老成遂徂朝野悲咤而况吾

徒實親而炙日月奄忽逝者莫追失聲相嚮吾誰與歸

陳東麓先生祭文

聞於京師蓋五千里有賢於鄉靡聞而紀惟躬之積道無不彰天故抑之莫韜其光公年六十孺養敬順遊必有方不踰旁郡以經教授士慕而親凡所陶鑄率皆有聞文正曰朱文達曰紀文端曰王昔學之視是三君子道不同方公皆受知實惟文章嗚呼以文知公知之猶淺而况其文知者蓋鮮恭甫之學親受於公恭甫一出爲天下雄而公數奇卒困於試束髮至老世莫之致嗚呼士生有命豈不其然胡塞於遇又斬之年恭甫通籍乞假歸視恭甫大父時猶在侍恭甫欲留公實遣之謂

密齋文集

仕猶嫁勿繫其私公故秉厚鬣鬚猶壯寓書於京亦曰無恙歷歲五六遂及於斯詎有以致而速之哀公家故儉自養至約數屏兒奉念兒祿薄冷茲假館薄遊於汀僕僮蕭然策杖遐征恭甫隱憂告於所契將以養歸息公勞瘁卒然心動豈其機耶公竟客終歸殯於家嗚呼公雖不遇而有才子盤盤恭甫是維國士公雖中壽而有令名生也不逢沒則猶稱攬公生平吾黨敬止旣以悲公亦爲公慰山川間隔魂無不之靈旗肅然右此一

古者朋友之喪哭於寢門繫思存以悲逝感宿草而愴
神顧孰使夫慟於中而不自已者則未有如今者之臨
君君來極直十有八春凡我儕之先後集於此者莫有
以及君之陳忽老成之云謝其何以步夫後塵嗚呼惟
君盛德罕有匹倫如陽和之煦物每歷時而猶溫故凡
曾與君遊處者無不謂爲賢人君子而險以之易澆以
之厚卽君亦不自知其何以致此而惟覺愛敬於君者
阻山谿而伊邇閱寒暑而如新君茲捐館京師士大夫
識與不識無不爲之歎息又况我儕之朝夕相於者能

密齋文集

無竇泣而需市昔君通籍其齒方壯驚頑然以玉立而
一時之藉甚於當局者其行與文僉以君當驟升於霄
漢燭景星與慶雲而乃浮沉省署遂踰二紀亦旣首禿
而顏被頰方以薦者記名賈人哉予而能知之者誰以
帝辰內當司夫諫議外當備夫守巡又孰意夫君已不
及待而竟止於此豈人世之修短通塞彼數實爲之雖
造物者莫之能與耶不然何天之報施善人者果茫昧
而難論君歸自黔見君衰甚我儕私憂竊許謂君年未
至而老已臻乃怛然其委化甫遘疾之及旬似休沐之
暫別遂永失夫斯人獨憶夫疇昔之氣誼當更百世而

常存靈來止兮薦醑饒陳詞兮君聞

密齋文集



密齋文集卷之五

陳翁雲田祭文

同年陳恭甫之祖

夫形與氣之相嬗果孰據而長存故昔之人以謂夫不朽者非不朽於其身然而言論之垂乎世功業之及乎民蓋有命焉自非夫天之假之將有志而莫申孰與乎無所求而至足無所藉而長尊卒之造物者境可以使之窒跡可以使之淪而不能使夫聞其風而不感慕而愴惻者繫德之薰惟公名未挂乎朝籍足未履乎征輪樂聖賢以不倦甘沒齒於海濱不知夫天之豐其德而蓄其遇耶抑遲之又久以逮夫後之人吾黨旣恨不獲從公以遊處而猶竊幸夫識公之孫伊我恭甫卓犖其行瑰奇其文被知遇於方壯正儲用於儒臣蓋公身雖不遇而所以教其子若孫者卒大顯於世也至是乃以知公之學之正而行之醇名德往矣疇能不嘆而况又與乎貽厥之所親翮靈旗以來止儻無間於燕閩

密齋文集

徐直生職方配張宜人祭文

偉乎直生淮海之傑允矣宜人克當其匹亦既就之曾
不壽之命如斯夫疾遂邁之孺子長號息女椎泣鰥也
惘然棲淚盈睫嗚呼哀哉宜人二十始婦於徐日温而
肅稱故家姝舅姑曰孝人無間然朝夕祇敬垂二十年
直生束髮志氣雲表過江臨浙尋師學道室有人兮計
周慮備出不關情入無紛志遂思經世唾手盛名誓不
返顧慷慨北征宜人幽思不示顏色中實摧傷沈憂嬰
疾直生既貴遷帑京師入室驚顧悴甚莫支辛酉夏潦
興役桑乾方疾強起爲夫子寬及壬戌秋事卒復

密齋文集

命直生還歸宜人已病河決碭山有
詔馳視於時直生復與於使蒼黃治行顧疾已亟宜人
了然既知永訣處分糗糒具如平時行矣尙慎語不及
私使者顧反曾幾何日入門黯然悲風瑟瑟只有遺言
述諸兒女宦海無垠謂耶早處嗚呼哀哉雖古賢婦明
智實難能爲斯語達者所歎宜我直生語有餘戚吾黨
實聞心爲之惻辭不能具有美德音雲軒肅然靈兮求
歆

嗚呼古之哲人身則死而名留彼將視千載若旦暮兮
遑計乎百年之短修惟公道足以光乎時文足以被乎
世有生如此亦既卓然其不朽矣而又奚求然公之歿
也朝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相與咨嗟太息誠惜乎公
之用猶未竟而志猶未酬初公之事

高宗皇帝也以文章被

知遇謂藻鑑其必優於時臨嵩洛涉沅湘泝岷峨歷象
桂敷奉使于軒輅蓋公于文章斐然清腴而茂美穆然
瀟灑而夷猶條天機之迅發如雲行與水流及其論文

密齋文集

也不名一格丹砂犀兕竹梧銀鏐果精氣之各具亦並
蓄而兼收以故四海之內望公之門皆曰得士而雖所
放斥亦且退而能默固深服乎水鏡之澈針芥之投公
之出也非公所樂方值夫西事之孔亟而義不獲休然
苟假以歲月知公許國之忠必或有所藉手而瘡痍庶
幾其有瘳夫何意奪之已速俾俊偉卓犖如公者而不
獲終效夫一籌嗚呼公今其已矣其瑰材深識蘊于胷
中蓋十未一二試而已決非晚近所得而儔嘉慶己未
公與分枝某於是始從公遊觀夫道德之氣著於行誼
見于言論丰采儼親炙于韓歐乃居無何而公遽出出

董文恭公祭文

天畀

聖清篤生名輔運樞持鈞四十年所頃者乞罷

帝俞其諄賜子存問率不越旬猶冀優閒公疾其已胡弗憇遺公遂不起嗚呼哀哉昔在

純廟公始受知逮先文恪立朝巍巍供奉南齋父子繼跡

先皇鑒之其心孔碩置諸左右軍國與焉其貳其長徧歷六官暨事

今上初元受璽入中書堂亦越兩紀公贊機密外廷不

密齋文集

聞大功每歲

帝稱其勲公陳政事未嘗抗疏海內乂安謀猷弗著公貌雄偉高準脩髯四夷賓貢輒竦而瞻惟公生平主一於敬持已則莊守官則正其於遇物煦之以春忘其齒爵具如等倫數十年中相於僚友深山大澤無奇蔑有亢者自下險者自夷不阿不激所處而宜聞古君子無爭與黨乃驗於公斯言不爽克相

聖主以功名終尋諸史冊有幾如公嗚呼哀哉公固天人文翰絕世道德既高於公爲藝灼然事蹟靡得而求所可見者其心休休自公通籍至乞骸骨夙夜於公無

織芥失及乎得告心力已殫今竟已矣非公求安

帝臨其喪製詩悼逝

詔祠禮官賢良再世嗚呼君臣之際於公而全公亦慰
矣騎箕於天老成云亡疇能不痛天下之恤况爲私慟



密齋文集

